



元季色目文士薩都刺簡論

周佳樺

色目—姓氏稀僻者

蒙元帝國疆域遼闊，民族龐雜。元世祖時，為鞏固蒙古人之統治，實行民族分化，將全國各族人民按征服之先後，分為蒙古、色目、漢人、南人四等。四等人所受待遇因族群等級不同而有差別。

「色目」一詞，最早見於《唐律疏義》，指「各種類」的意思（註一）。至唐末，詞義另有指涉，據宋人錢易《南部新書》卷三載：「大中（唐宣宗號，八四七～八五九年）以來，禮部放榜，歲取三二人。姓氏稀僻者，謂之色目人，亦謂之榜花。」色目人乃指稱入唐應試「姓氏稀僻」的外國人，是當時中國人對來華外國人的一種專門稱呼。入元，色目人一詞仍襲用唐宋以來涵義，只是在蒙古統治者民族分化政策下，泛指蒙古、漢族以外的各族人士。

世以臂力起家

薩都刺，字天錫，號直齋，西域人（即色目人），泰定四年進士，以詩名聞世。然或因仕宦不顯，今傳世除有詩集作品《雁門集》及《薩天錫詩集》外，其他生平事蹟散佚不全，是以相關薩都刺族屬及生卒年等探討，論述紛歧。

據干文傳於《雁門集》序中云：「我元之有天下，拓基啓祚，皆始於西北。：若吾友薩君天錫，亦國之西北人也。自其祖思蘭不花，父阿魯赤，世以臂力起家，累著勳伐，受知於世祖。英宗命仗節鉞，留鎮雲、代。生君於雁門，故以為雁門人。」指出薩都刺先世來自中國西北，父祖受忽必烈重用，軍功彪炳，英宗（一三三二）～（一三三三）時受命鎮守雲、代，薩都刺即出生於代州雁門（今山西省代縣西北）。

有元一代，當指稱西域諸國時，常統稱為「西北」而未細述，於是有關薩都刺的族別論述，歷來紛說不一：如楊維禎《西湖竹枝集》曾著錄薩都刺為答失蠻氏，俞希魯《至順鎮江志》記載薩都刺為回回人，孔克齊《至正直記》書薩都刺為（漢族）朱氏子、陶宗儀《書史會要》稱薩都刺為回紇人，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·雁門集》條下說薩都刺為蒙古人等等。

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·雁門集》條下說薩都刺是「蒙古人」，但檢之於《四庫全書簡明目錄》卷十七卻作「本色目人」，今論者概認為總目作「蒙古人」有誤，薩氏應實屬色目人（註二）。另孔克齊《至正直記》說薩都刺本朱氏子，冒為西域回回人，此說查無所據，應屬訛傳，所以亦排除薩氏為漢人之說。

近人陳垣先生《元西域人華化考》卷四文學篇將薩都刺列為「回回教世家之中國詩人」；潘柏澄先生《薩都刺生平考略》一文認為元代楊維禎《西湖竹枝集》序中稱薩都刺為答失蠻氏，陶宗儀《書史會要》錄薩都刺為回紇人，俞希魯《至順鎮江志》載薩都刺是回回人，皆是正確記事；再有龍壽德先生《也論薩都刺的族別問題》一文指出《至順鎮江志》錄事司達魯花赤一節，實乃抄錄自官府錄事司的簿籍檔案，所載是第一手正確資料。綜上，薩都刺族屬不論是回回教世家、答失蠻氏、回紇人、回回人等，皆在元「色目人」通稱之下，所以薩都刺為色目人應是無疑的。

關於《至順鎮江志》薩都刺的記載出於卷十六：「薩都刺，字天錫，回回人。泰定四年（一二三二）登進士第，將仕郎。天歷元年（一二三二）七月至。」修志人俞希魯（一二七九～一三六八），字用中，鎮江人，京口四傑之一。該志修於至順二、三年間，刊行於至順四年夏秋之季，時當薩都刺離開鎮江不久。俞希魯與薩都刺相識，並有直接往來，曾撰《送錄事司達魯花赤薩都刺序》，記載薩都刺在錄事司任職期間（一二三二～一三三二）之功德事蹟。

《至順鎮江志》錄事司達魯花赤一節，列載有十七任達魯花赤之詳細姓名、籍貫、族別、官銜、到任時間等資料，薩都刺是所載第十六任達魯花赤。龍壽德先生文《也論薩都刺的族別問題》指出，《至順鎮江志》一書對兩宋和元官佐的記載，詳備最見法度，其中所錄薩都刺屬回族的記載，除了可能是作者俞希魯與薩都刺相熟而得知，其實還應是有所本而著錄下來的。所本者，應抄錄自官府錄事司的簿籍本資料。按《元史·選舉志》：「中統三年（一二六二），詔置簿立式，取會各官姓名、籍貫、年甲、入仕次第。」元廷曾有命令，凡官員上任時，須由官府執行登記履職手續，所載內容乃成為官府錄事司的簿籍檔案。龍壽德先生曾將《至順鎮江志》第十七任達魯花赤資料「獲獨步丁，字成之，回回人。」比勘於《元史·忠義傳》，發現所載族別相同，也是「獲

獨步丁者，回回人。」。《至順鎮江志》與《元史》係出自兩位不同編撰者手筆，然所載有關獲獨步丁屬回回族的記載卻完全相同。由此可推知《至順鎮江志》所錄第十六任達魯花赤薩都刺為回回人之記載，應是抄錄自官府錄事司簿籍的檔案，是薩都刺赴任時，或口述或親筆填寫留存的，猶如今之履歷表，所以應是第一手正確無誤的資料。

有關薩都刺的生年，歷來眾述不一。生於公元一三〇八年之說法，實乃誤讀《雁門集》序所導致（註三），今已不採。按于文傳《雁門集》序中云：「君幼岐嶷不群，稍長愈穎敏，彷彿雋傑，獲聆緒論，乃深有益，遂爲文詞雄健倜儻，迥邁乎人人。踰弱冠，登丁卯進士第。」後人誤讀序文，省讀了「踰」意，以爲薩都刺「弱冠」即登丁卯進士第，遂以泰定四年（一三二七）薩都刺登第時年二十，逆推得薩氏生年爲武宗至大元年（一三〇八），此誤由來也。今潘柏澄先生文〈薩都刺生平考略〉舉薩都刺曾經參加鮮于伯機霜鶴堂落成盛會一事，爲薩都刺生年推論提供了有利參考，也間接輔證清代薩龍光推定其先祖薩都刺生於元世祖至元九年（一二七二）一說是恰當的。

霜鶴堂之會，是在至元二十六年（一二八九）（註四），見載於元末人陸友仁《研北雜志》卷上：「鮮于伯機作霜鶴堂，落成之日，會者凡十有二人：楊子構肯堂、趙明叔文昌、郭佑之天錫、燕公楠、高彥敬克恭、李仲賓衍、趙

子昂、趙子俊、張師道伯淳、石民瞻巖、吳和之文貴、薩天錫」薩都刺參與霜鶴堂落成盛會之時，若按薩龍光定一二七二年爲薩都刺生年來推算，時年薩都刺正值弱冠左右，附名驥尾參加落成盛會，是可以理解及被接受的。但若按另一說法即薩都刺生於一二八二年來推算（註五），則薩都刺參加霜鶴堂落成時，年僅「七歲」。「七歲」稚齡，即使是詩文天才，但受邀與時代名流參與鮮于樞霜鶴堂落成盛會，不僅與常理不合，亦未見有特別記載。

此外，薩都刺詩〈溪行中秋玩月並序〉，也爲薩都刺生年提供了極具參考性的資料。〈溪行中秋玩月並序〉詩，按詩尾薩氏題記「至元丁丑仲秋書」，確知是作於元順帝後至元三年（一三三七）的八月十五日。詩中云：「：阿母今年八十餘，清晨理髮雲滿梳；起居儼重天人如，有子在官名在儒；奉母祿養南北區，晨昏不忍離斯須：」指出薩母在後至元三年時，既已年高八十餘歲。若論薩都刺生於一二七二年，則薩母生薩都刺之時年應不超過十八、十九歲；若論薩都刺生於一二八二年，則薩母將年踰三十歲才生薩都刺，加以薩都刺之下尚有二弟一妹：。雖言薩母三十餘歲生子並無不可，但相較當時古代女子婚嫁生子年齡，確實存在落差。

舍馬而事詩書

「色目人之讀書，大抵在入中國一二世以

後，其初皆軍人，宇內既平武力無所用，而炫於中國之文物，視爲樂土，不肯思歸，則惟有讀書入仕之一途而已。」（註六）薩都刺父祖因軍事征伐來到中國，及薩都刺一代，宇內既平，弓馬射騎用武之事重要性大減，色目子弟研習漢學之風氣日熾。元末明初人戴良《丁鶴年集》序云：「我元受命，亦由西北而興。西北諸國若回回、吐蕃、康里、畏吾兒、也里可溫、唐兀之屬，往往率先臣順，奉職稱蕃。其沐浴休光，霑被寵澤，與京國內臣無少異。積之既久，文軌日昌，而子若孫，遂皆舍弓馬而事詩書。至其以詩名世，則有貫公雲石、馬公伯庸、薩公天錫、余公廷心。」不僅記述色目子弟開始研讀詩書接受漢文化之轉變，也說明薩都刺在當時即以詩才名世享有盛譽。

蕭啓慶教授《元朝史新論》書中曾對蒙古色目漢學者的專長及時代分佈作了統計分析，他指出：「就專長而言，（元）前期大多數之蒙古及色目漢學者皆爲儒學者，長於文學、藝術者甚爲少見。在（元）中、後期兩者擅長文學、美術之人數皆有大程度的成長。蒙古、色目士人已由儒學之研習登入文學、藝術的殿堂，從知識的吸收轉入漢文化感性部分的培養：。」薩都刺雖非嚴格的漢學者，但也是浸濡於漢文化深受薰陶的習儒文士，亦如蕭教授所作分析，由儒學之研習路徑登入了詩文藝術的殿堂，終以文學成就傳載於後世。

在元代，詩的發展雖不若戲劇昌盛，但論

及詩壇大家，薩都刺必佔一席之地。干文傳於《雁門集》序中曾讚言薩都刺的詩「一掃往宋萎靡」。薩都刺同科進士友人楊維禎在《西湖竹枝集》也說：「天錫之詩風流俊爽，修本朝家範，宮詞《芙蓉曲》雖王建、張籍無以過矣。」薩都刺的詩，有描寫宮廷生活的宮詞如《芙蓉曲》、《手帕》等；有反映社會現實的題材如《鬻女謠》、《芒鞋》等；還有尋幽訪勝的懷古感興詩詠如《回風波弔孔明先生》、《登歌風臺》等。此外，薩都刺與朋友之間書懷酬唱的詩作也有不少，如據李延年先生《論薩都刺的交游與個性》一文分析，標題敘記有友人名字者，即有二百多首，約佔全部詩詞作品的百分之二十二。另莊申先生也曾就《雁門集》裡有關題畫的詩作了統計，指出薩都刺作題畫詩約有三十一首之多（註七）。

其實薩都刺不僅對於在別人畫上題詩感到興趣，他本身對於繪畫亦有嘗試。按四庫全書《傳與礪詩文集》卷三記錄有「題薩天錫歲寒圖」，《御製詩集》二集卷四載有「率題薩都刺萱蝶圖」等資料顯示，薩都刺除了詩詞創作外，也還是個業餘畫家。今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有薩都刺畫《嚴陵釣臺》圖，即是一例。《嚴陵釣臺》圖取材東漢隱士嚴光少與光武帝同學，待光武即位拒絕入仕作官，垂釣漁隱富春江邊的逸事。這幅畫看似幅山水寫生作品，因描繪手法不是傳統中國繪畫的筆墨，「完全脫離筆鋒運用的任何有意識之考慮，無起無



元 薩都刺 嚴陵釣臺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收，無頓無挫，無側無正，無緩無急，且少講究的交錯結組。」（註八）這種畫風，雖不為一般所熟悉，甚或被誤認是偽作，但正如薩都刺的詩詞風采受清代顧嗣立《元詩選》初集卷三十四序中的讚賞，是「別開生面者也」，為中國自宋以來的繪畫，帶入了多元豐富的質素。

年年去射策，臨老猶儒冠

科舉的行廢，在元初曾歷經多次討論及爭議。據《蒙兀兒史記》第八十六《許衡列傳》第六十八之記載：「中統元年，忽必烈即位，

召衡至上都，入見汗，問所學。對曰：『孔子』。問所長，曰：『務實』。問科舉之學，曰：『不能』。汗曰：『卿言務實誠是，科舉之虛誕，朕所不取也。』」這段文字反映世祖忽必烈對於「科舉」的看法認為是「虛誕」不可取，所以在位期間對於用人取才之拔擢，是採行貢舉而罷科舉。

其實不獨世祖忽必烈對於科舉抱持負面的態度，南宋遺民謝枋得在他的《疊山集》卷六《程漢翁詩》序中也曾說：「以學術誤下者，皆科舉程文之士，儒亦無辭自解矣。」當時儒生在社會上被譏貶為腐儒，墨守章句「日為詩

賦空文」是社會普遍印象，「九儒十丐」等輕儒之說四起。今按陳垣先生《西域人華化考》卷八載：「九儒十丐之說，出於南宋人之詆詞，不足為論據。」指出輕儒之說實乃謠傳，文獻不足徵。然，有元一代幾乎所有重要的典章制度，皆是忽必烈在位期間完成，唯「科舉」一事一再緩延，另以「隨路歲貢儒史」辦法取代，可見忽必烈對科舉取仕制度確實成見既深。

然而自貢舉制度實施以後，流弊叢生，吏弊紛起，諸多缺點逐一暴露。仁宗即位，決心快刀痛割貢舉弊病，從「議科舉」到科舉詔令的頒佈，前後不過二十五天（註九）。因而，有元一代「從耶律楚材恢復科舉制度的最初嘗試」戊戌選試，到元仁宗正式設科取仕，其間相隔有七十多年：，是整個中國科舉制度發展史上，最長一次停廢期。」（註十）

薩都刺雖是「世以臂力起家」的將門之後，又有「色目人」的出身背景，但父祖的軍功未足形成「根腳世家」的庇蔭。在蒙元政權用人講究「根腳」的政治背景下，入仕前程惟賴仁宗時期的開科取仕。計從仁宗皇慶二年（一三三二）下詔行科舉到元朝滅亡（一三六七）為止，其間五十五年，一共舉行有十六次科舉考試。薩都刺是參加第五次即泰定四年（一三二七）科舉，以阿察赤榜三甲進士及第。

元末明初人陳高《不繫舟漁集》中有詩

〈感興〉云：「邊城將家子，十歲承華胄；腰懸金虎符，萬夫擁前後；生當太平世，無復事爭鬥；天家賜高爵，臂力吾何有，但問祖父資，莫問能事否；不用識文字，二十為高官；市人共咨嗟，夾道紛駢觀；如何窮巷士，理首書卷間；年年去射策，臨老猶儒冠。」詩人喟嘆蒙古色目子弟，即使不識字，但憑根腳蔭襲，二十歲即能為高官；反觀漢人儒生，年年應試到白頭，生活卻仍悲涼、仕途未卜。

薩都刺雖是色目子弟，但不類前述陳高〈感興〉詩中所言的蒙古色目「邊城將家子」。青年時期的薩都刺，因家道中落曾經往來南北經商。家道何以中落，淪致「家無田，囊無儲」的景況，其原因今不得而知。但薩都刺既無政治世蔭、家又無恆產，經商結果又無所獲情形下，希冀經由科舉入仕，幾乎是他唯一的抉擇及願想。這分願想，其實是無異於當時一般漢人儒生的。在泰定四年登科之前，薩都刺是否每科「年年」去射策，今難以確論；但陳高〈感興〉詩中「臨老猶儒冠」的描述，確頗適合用來形容五十六歲才登進士第的薩都刺，除了薩都刺是以登第成功為收場。薩都刺入仕後於後至元元年（一三三五）遷調閩海廉訪知事時，年高已六十四歲。他在詩〈初到閩〉中曾述「舊說榕鄉好，來遊鬢已絲」另首詩〈到閩〉：「朔雪蠻煙總備嘗，白頭纔到荔枝鄉」皆說明當他赴閩履職時，確實是雙鬢飛白。

關於薩都刺的歷官情形，他的詩〈溪行中

秋玩月並序》提供有記載，詩云：「余乃薩氏子，家無田，囊無儲，始以進士入官爲京口錄事長，南行臺辟爲掾，繼而御史臺奏爲燕南架閣官，歲餘遷閩海廉訪知事，又歲餘詔進河北廉訪經歷，皆奉其母而行以祿養也。」這首詩寫於後至元三年（一三三七），薩都刺時年六十六歲。詩中載明薩都刺仕宦生涯是從「京口錄事長」開始，而至「河北廉訪司經歷」，皆屬政府中的低階官吏。這首詩寫成之後，薩都刺是否繼續爲官，擔任「翰林應奉」、「江浙行省郎中」、「江南諸道行台侍御史」、及「淮西北道廉訪司經歷」等官職直至年高八十一歲（註十一），尙待考。但總而言之，薩都刺的官途並不騰達。

官運不佳的薩都刺，卻是位行善政的好官。初仕「鎮江路錄事司達魯花赤」（即京口錄事長）期間，即有善政傳載，如《丹徒縣志》所錄：「己巳歲（一三二九），大祿，白太守，盡發倉庫以濟，所全活者八十餘萬人」其他《丹徒縣志》尙載例子有：「居民有遷近官廩者，太守議徙居他所，都刺以銀壺質錢，給使僦屋，太守愧而止」、「太守有豪奴，裁抑之」等。此外，干文傳《雁門集》序中也說薩都刺曾「以彈劾權貴之不法，左遷鎮江錄事宣差」另見薩都刺爲官公秉不畏強勢的一面。

自笑欲歸歸未得

薩都刺有詩〈過姑熟懷陳行之教授〉云：

「經過姑熟多佳趣，卜築黃花老亦佳；白髮故人田負郭，青驄遊子客爲家；郡齋簷雨閒機棊子，官路山風過棟花；自笑欲歸歸未得，裁詩相憶墨鸚鵡。」詩中薩都刺自明欲歸的心跡。另首詩〈練湖曲〉：「掛冠何日老江南，短褐綸巾上魚艇」亦見薩都刺對漁隱的嚮往。

有關薩都刺晚年甚至卒年的探討，迄今眾說紛雜。明朝錢謙益《列朝詩集小傳》曾載薩都刺晚年入方國珍幕府，此說不足信，因據《明史·丁鶴年傳》云：「時又有丁鶴年者，回回人。：至正壬辰，武昌被兵，鶴年年十八，奉母走鎮江。母歿，鹽酪不入口者五年。避地四明。方國珍據浙東，最忌色目人，鶴年轉徙逃匿，爲童子師，或寄僧舍，賣漿自給。」薩都刺與丁鶴年同屬色目人，丁鶴年因方國珍據浙東而逃命，薩都刺又怎麼可能兀自投入「最忌色目人」的方國珍幕府？

今潘柏澄先生文〈薩都刺生平考略〉舉虞集爲《傳與礪詩集》作序之年，時薩都刺已亡故，爲薩都刺卒年提供了有利的參考。虞集於《傳與礪詩集》序中云：「大德中文章輩出，赫然鳴其治平，集所與游者亦眾，而貧寒相望、發明斯事者，則浦城楊仲弘、江右范德機其人也。：其後馬伯庸中丞用意深刻，思致高遠，亦自成一派，觀者無間言。而進士薩天錫者最長於情，流麗清婉，作者皆愛之，而與前之諸公先後淪逝，識者然後知其不可復得也。：至正辛巳六月朔虞集伯生序。」此序按序尾

題識，是作於元順宗至正辛巳年（辛巳，公元一三四一年）。序中提及元成宗大德年間（一二九七～一三〇七）文才輩出，有楊仲弘、范德機、馬伯庸、以及薩都刺諸人。虞集讚薩都刺詩「最長於情，流麗清婉」，只可惜「不可復得也」，因薩都刺與「前之諸公」，即楊仲弘（英宗至治三年卒）、范德機（文宗至順元年卒）、馬伯庸（順宗至元四年卒）等人，皆「先後淪逝」了。

若虞集於《傳與礪詩集》序中所載內容及繫年無誤，則薩都刺卒年應可定於公元一三四一年之前。即自薩都刺於後至元三年（一三三七）年）書詩〈溪行中秋玩月並序〉，自述結束「閩海廉訪知事」職欲北上轉任「河北廉訪經歷」時，前後不過三四年。此三四年間，薩都刺曾與友人冷謙共遊杭州嚴臺，並作〈嚴陵釣臺〉圖於至元己卯八月（一三三九）。其後，若據四庫全書《江南通志》卷一七三載：「元薩都刺，泰定進士，為燕南道廉訪司照磨（案：當作經歷），登司空山太白臺，歎曰：此老真山水精也。遂結廬其下，避世終焉。」薩都刺應是選擇司空山（今安徽省太湖縣）為其避世終老處所，而「自笑欲歸歸未得」之夢想終能實現。

色目出身將門之後的薩都刺，今以漢文詩詞才華留傳，誠是有元一代少數民族中之高手。

註釋：

- 一、匡暉，〈元代色目人對中國經濟和文化的貢獻〉，《史學月刊》，一九五八年，七月號，頁一七。
- 二、潘柏澄，〈薩都刺生平考略〉，《史原》，第九期，頁九一。
- 三、同註一，頁九三。
- 四、同註一，頁九五。
- 五、周雙利，〈薩都刺〉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一九九三，頁二二八。
- 六、陳垣，卷一〈儒學篇〉，《元西域人華化考》，勵耘書屋叢刊：一九三五，頁一七。
- 七、莊申，〈元代外籍畫家的研究〉，《中國畫史研究》，臺北：正中書局，一九五九，頁一九一。
- 八、石守謙，〈衝突與交融：蒙元多族土人圈中的書畫藝術〉，《大汗的世紀——蒙元時代的多元文化與藝術》，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二〇〇一，頁一一—一二。
- 九、丁崑健，〈元代的科舉制度（下）〉，《華學月刊》，第二五期，頁三五。
- 十、姚大力，〈元朝科舉制度的行廢及其社會背景〉，《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》，一九八二年第六期，頁三三。
- 十一、同註五，頁三三。

